

彭城七里：在城市之中铺展千年风华

赖蒿

从下圆墩到黄楼，这七里路，徐州人走了四千余年。

晨曦微露，云龙山的幽深小道上，被磨得发亮的青石台阶漾起岁月的光泽；骤雨初歇，黄楼飞檐上的雨滴坠落有声，回荡着筑堤抗洪的铮铮鼓角。彭城七里，它以时光为墨，以奋斗为笔，将远古至今的文明传承、同心坚守与市井繁华，一笔一画写进城市脉络，铺展成一部可触可感的活态史书。

这七里，是历史的赓续，代代相传的文明火种越发璀璨。

彭城七里南端的下圆墩遗址，标注着徐州城区的文明起点。作为徐州市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存，这里出土了夹砂陶、泥质红陶、黑陶、纺轮等器物残片，印证着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，先民已在此繁衍生息，其年代与帝尧分封大彭氏国的传说相契合。

此后的数千年里，文明的火种在此点燃、赓续。

下圆墩南侧的彭祖园，是徐州人为纪念彭城之祖钱铿所修建。彭祖被认为是中华养生学和烹饪学的创始人，他熬制的那锅雉羹，至今仍是本地人离不开、外地人慕名品尝的地标美食。继承了彭祖对美食的热爱，徐州人在户部山建成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，以“彭城七里宴千年”的文化主线串联“食迎四海”“品味徐州”“盛宴天下”三大体验单元，集纳了徐州最有特色的美食小吃，已于今年8月开门迎客。

走进徐州博物馆，“古彭千秋”展厅将徐州的文明脉络系统梳理，勾勒出这座城市历朝历代的文化繁荣；“大汉气象”“天工汉玉”“汉家烟火”“俑秀凝华”四个展厅则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丰厚的汉文化遗存，汉代采石场遗址、土山汉墓更为“两汉文化看徐州”的城市名片作出了充分的

注解；“金戈铁马”展厅则以丰富的古代兵器文物，诠释了徐州作为“兵家必争之地”的战略地位。

从博物馆向北，户部山古民居与文庙的青砖黛瓦，留存着更为具象的文化印记。户部山上的古民居群汇聚徐州明清建筑精华，屋内的明清家具、匾额楹联，定格着昔日的生活场景与家风家训。始建于北宋景祐四年的徐州文庙，秉持“庙学合一”传统，明清时成为官方最高学府府学宫，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徐州二中办学地，托举了无数学子奔赴人生的星辰大海。如今的文庙街区重现“江北第一楼”——鼓楼风貌，古建与现代商圈相映成趣，成为热门打卡地。

这七里，是精神的传承，百折不挠的发展信念历久弥坚。

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浓缩着城市的千年沧桑。在这里，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层清晰可触，诉说着徐州与水患抗争的漫长历史。自公元1128年黄河“夺泗入淮”至1855年改道的700余年间，徐州城数次被洪水淹没，徐州人民却总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，这才形成了“城下城、街下街、井下井”的人文奇观。馆内展示的明代藤筐及成排藤筐构筑的防水堤坝，仍在默默诉说着当年浊浪滔天时众志成城坚守。

彭城七里北端的黄楼，镌刻着苏轼治徐的不朽功绩。宋神宗熙宁十年，黄河水漫徐州城，刚到任的苏轼即刻备战，“使民具畚鍤，畜土石，积刍茭”，加固堤防。洪水围城之际，他“衣裘履屨”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”，喊出“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”的誓言，与民众并肩奋战七十余日。水退之后，他取“土能克水”之意夯筑黄楼，亲书苏轼所作《黄楼赋》刻石立碑，这座巍峨楼宇从此成为徐州人迎难而上的精神灯塔。如今重建的黄楼，琉璃金瓦、飞檐翘角，仍承载

着执政为民、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核。

彭城七里上，在繁华的城市中心商圈，有一幢坐西向东的老式平房，这就是吴亚鲁革命活动旧址。1923年，共产党员吴亚鲁来到徐州开展革命工作，筹建地方共青团和党组织。1925年，中共徐州地方第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。从此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徐州人民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，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。

无论是苏轼带领民众抗洪时的官民齐心，还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同仇敌忾，锚定目标团结向前的精神与信念始终都是制胜的关键。如今，这一精神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——徐州市委、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，千部群众并肩作战攻克发展难题，正向着万亿城市的目标阔步前行。

这七里，是烟火的流淌，熙熙攘攘的市井繁华绵延不息。

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徐州自古就是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。作为徐州主城区南北中轴线，彭城七里自然串联起一城烟火繁华。

从黄楼向南的彭城壹号是徐州最具时尚元素的街区，同时也是最具历史底蕴的街区：2000多年前这里就已是徐州的政治文化中心，从西楚的项羽故宫、汉代的楚国王宫，到唐代的刺史院、明代的州署、清代的府衙……这里镌刻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、承载着这方百姓的市井繁华。

如今，吴亚鲁革命活动旧址旁的文创店里，以黄楼、城下城、彭祖园为原型的文创产品备受市民、游客青睐；身着旗袍汉服的姑娘们走过青石板路，仿佛穿越千年时光；金鹰商场内顾客络绎不绝，故黄河畔徐州梆子、柳琴戏旋律婉转，赢得老戏迷阵阵喝彩……传统与现

代，古朴与时尚，错落混搭却又无比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这热腾的商圈活力、喧闹的市井生活，是徐州“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”的实践成果，也是民生幸福最生动的模样。

站在彭城七里南端北望，下圆墩的上古记忆与中心商圈的现代霓虹遥相呼应；黄楼的飞檐、文庙的古柏、城下城的墙土、回龙窝的青砖，在时光中静静伫立。这里没有恢宏齐整的规制，却浓缩着一城人最自觉、最朴素的坚守——让文明在接力中传承，让精神在同心中共铸，让烟火在繁华中延续。



AI制图

一茶一饭皆诗意

陈美楹

明代戏曲家张大复的《言志》，表达了对闲适自在生活状态的追求，以及将平凡日子赋予诗意与艺术感的人生态度。每每读起，总觉他笔下的煮茶、观景、食笋，都是古人藏在烟火里的诗意。

国庆节期间，我捧着那罐偶然买下的茉莉花茶，望着窗外满树沉甸甸的石榴，鼻尖萦绕着空气中飘来的阵阵桂花香，忽然明白：原来诗意从不是文人墨客的专属，寻常日子里的一茶一饭、一步一景，都藏着我们自己的“言志”。

几个月前的茶叶展销会上，不懂茶道的我凭直觉花100元买下了二两茉莉花茶。回家后，便迫不及待地煮农夫山泉水冲泡，未及入口，那股清甜里裹着鲜灵茉莉花香的气息已漫过鼻尖，让人不自觉地闭眼深吸——恍惚间竟想起屈原先生“朝饮木兰之坠露

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清雅。原来，古人为坚守本心取自然之味，如今我为寻一份闲适品茶香，竟是同样的心境。这瞬间，竟与张大复“净煮雨水泼虎丘庙后之佳者，连啜数瓯”的惬意撞了个满怀。他煮云岩清茗，我啜茉莉甜香，茶不同、水不同，那份被香气熏醉的自在却别无二致。

早饭后坐在书房，窗外满树的石榴像红灯笼，喜气洋洋；秋风裹着桂花香钻进窗隙，直扑鼻子。此时翻开书卷，恍惚间竟也有了张大复“抛卷暂卧，便与王摩诘、苏子瞻对面纵谈”的错觉——他与古人聊的是玉兰光晕、陇麦翻浪，我与智者说的是石榴红火、桂花飘香。没有刻意的攀谈，只是在这安静的氛围里，让自己的心境与文字里的古人慢慢贴合。

中午用泡好的笋干与红烧肉一起炖，浓郁的肉香与醇厚的酱香交织，还

带着笋干特有的清香。女儿尝了一口直呼：“笋干有韧性，咸香里透着微甜，层次太丰富了！”我笑着应和，忽然想起张大复“烧笋午食”的自在。他烧的是新鲜春笋，脆嫩得能咬出汁水；我炖的是干笋烧肉，需要慢慢等笋干吸满肉汁才够味。食材有别，可那份为一顿饭花心思的认真，却格外相似。从前上班总随便应付，如今退休才懂，慢慢炖一锅肉、等笋干吸满汤汁的乐趣——就像张大复愿意为一杯茶等雨水、为一顿笋费工夫，我也愿为一顿家常菜耗上一两个小时，让都市里的快节奏慢下来。

晚上天凉，我披了件披风去云龙湖水街散步。岸边灯光璀璨，亭台楼阁在灯光里勾勒出柔和的轮廓，倒映水中；水波泛着温柔的光，活脱脱一幅宁静闲适的“江南水乡夜景图”。这场景，又与张大复“杖策散步，清月印

水”的闲情遥相呼应。他拄着拐杖看陇麦翻浪，我披着披风看湖光月色，品的是湖边的静谧。时间不同、地点不同，可那份被自然治愈的松弛，却如出一辙。原来，无论是300年前的文人，还是如今都市里的我，都需要这样一段与月光同行的时光，让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心沉下来，接住生活递来的诗意。

此刻再读《言志》，忽然明白张大复写的从不是“如何过雅致的生活”，而是“如何在生活里找到诗意”。就像我不懂茶却能醉在茉莉花香里，不擅文却能与古人在书页间对话，不会做菜却能享受笋干炖肉的烟火气——这份退休后的闲适，没有刻意模仿谁，却藏着和张大复一样的心境：把日子过成诗，从来不是靠名贵的茶、精致的菜，而是靠一颗善于发现美的心。这便是我从《言志》里读懂的，属于自己的“志”，也是都市生活里最珍贵的小确幸。